



杏林新枝

◎何宙 著



中国炎黄文化出版社

I 22/
201421

港台书

老樹新枝

何宙 著



中国炎黄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老树新枝/何宙著.-北京

中国炎黄文化出版社, 2012.10

ISBN978-988-8861-83-5

I.①老… II.①何… III.①诗词选-作品集-中国-当代
IV.1057

中国炎黄文化出版社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935163 号

书 名	老树新枝
作 者	何宙
出 版	中国炎黄文化出版社
经 销	中国炎黄文化出版社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市 101400-03 信箱
责任编辑	柳方亮
责任校对	刘 威
责任印刷	旭 东
印 刷	北京市振兴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5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978-988-8861-83-5
定 价	15 元



题友人墨竹

森森凤尾一挥来，
劲节昂如神圣栽。
莫道余痴迷墨韵，
看它情唤百花开。

王志勇画



简 历

何宙，1929年生，邵阳市人。初中毕业喜迎解放，饱览新书，尤读毛主席著作。得南下干部看重介绍入团参干。但仅一年即以出身等关系不良竟至清洗出队；由此沦落泥坑不堪设想。及至落实政策年代，却以非打成右派之类为由不予落实；简直委曲又委曲遗憾终身！迨花甲之年在文用厂退休始成婚；此前自许鰥冠军聊以慰藉。好在学生时即喜好诗歌，近年更习古典诗词并入诗词组织，成为邵阳市诗协会会员并理事。诗词散见“中华诗词”及湖南各地方诗刊。对诗的见解是：新旧一统，吸收古典营养，休埋于故纸堆，必鲜活出新体现时代的人我特色和价值。

石岩树秃冒新枝
月色溶溶静谧时
老夫灵感赋遐诗

——作者手迹







画中琴叟

高山流水寻常
夕阳洒满秋江
山水中人寿旺
潺潺溪唱
琴声自在悠扬



花甲之缘

摄于北京天心阁 壬午秋月 岁次甲午年九月





祖孙合照



山水去天观胜概

孙卫平画



序

傅治同

何宙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上世纪80年代末，我在市老年大学任教，他是老大最为勤奋的学生。我教的《古文观止》和《幼学琼林》，他都学得十分认真，是学生中提问最多的，也是学生中知识水平最高者之一。其后马少侨先生在老大教诗词鉴赏与创作，他师从马老，开始学写诗词，而终于有成。当我接替马老任市诗词协会会长时，他也成了诗协会员。由于创作成绩显著，不久被选为诗协理事，现在他把他的《诗词并译诗集》交给我，嘱我作序，我不敢怠慢。于是我认真阅读了他亲手誊写的复印诗稿，不禁感慨系之。

先生的诗是生命的赞歌。先生今年八十有三，大半生是在苦难中度过。解放初，先生以极大热情投入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却因出身不好这一条“原罪”，被无端开除出干部队伍，从此成了“政治贱民”，受尽歧视和侮辱。为了生存，他拖着病弱之躯，浪迹江湖，做小工、打土方、摆地摊，什么能养活自己，就都拼命去干，后来他去乡下当代课教师，最后到一家文化

用品厂当了工人。就是这样，命运仍然不断地来折磨他。他干的活是最多的，工资却是最低的，每次加薪都没有他的份，而且不时还有被开除的危险。但是他没有屈服，他在为生存而抗争。因为他知道，生命是最宝贵的，正如鲁迅所说，人的一生“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如果连生命都没有了，还有什么温饱和发展呢！直到改革开放，他才算是时来运转。他是中国年龄最大的“剩男”，而他则自嘲为“鳏冠军”。但在六十岁那一年，他终于喜结良缘，有了一个贤惠的妻，有了一个温馨的家，此后他的生命到达了辉煌时期，不但生活幸福，而且诗词创作也获得了丰收。古人云：“不平则鸣”，今人说“愤怒出诗人”。中国最早的诗集《诗经》就有很多诗表达了人民的不平，中国古代最早的抒情长诗《离骚》，就直接表达诗人自己的不平。司马迁说“离骚者，离忧也”，郭沫若则说，“离骚”就是“牢骚”。一部中国古代诗歌史，就是一部牢骚史。但是我并不是说，先生的诗集只是抒写不平，而是说，他的诗，无论是咏物还是抒怀，无论是讴歌真善美，还是鞭挞假恶丑，都蕴含着他对苦难历程的感悟，对生命的珍惜，对人权的珍视，对自由的珍爱。《病危寄怀》八首不仅是对生命的赞颂，而且是用生命之源的鲜血和着泪水写成的，所以特别感人。他的《沙龙组诗》、《杂兴二首》就是要让生命更有价

值，更有情趣。他的《西江月-箴毒少》、《忿斥贪腐》等，就是希望人们珍惜生命，净化生命。他的坎坷人生，证实了生命的重要，但他不愿把因袭的重担再传给他的读者。所以在诗中，他很少直接书写他的痛苦的经历，而是用大量的笔墨去描写美好的事物。这正好说明先生有着广阔的胸怀，这使我想起了鲁迅有关青年的一句名言“肩负着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的地方去”，先生正是用鲁迅精神来激励自己。单是这一点，就让我十分感佩。

这本集子还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先生的创新精神。古体诗的写作，有许多清规戒律，不容易突破。过分突破，则不成其古体，完全不突破，则又有墨守成规之嫌，其中分寸如何把握，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不能说集中所有的突破都值得肯定，但至少两个方面是非常突出的。一是以最新最活的语言入诗。诸如洋人普京、盖茨，洋话“大不溜体哦”（WTO），在先生笔下，都可以成为鲜活的诗句。在许多诗中时，甚至用了日常口语。语言的运用，是当代古体诗创作者必须要过的坎。时代在前进，事物在发展，我们不能还用古代的语言来写现代的诗。所以不管成功与否，先生的探索和创新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二是集中收录了几十首将新诗名作译成的古体诗。这种新诗古译，是一个创举，同时也是一个费力

不讨好的活儿，是真正的“戴着枷锁跳舞”。这是一般人不会干的事，先生却勇敢地做了。我不敢说每一首诗都译得很好，但这种尝试是值得肯定的。中国的新诗还不到一百年的历史，至今还没有得到大众的普遍认可；而古体诗则有几千年的历史，它的形式已为大众所熟悉。所以用古体译新诗，既可以让新诗更普及，又可以使两种诗歌的形式相互借鉴，使新诗从古体诗中找到一种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同时也使新时代的古体诗，找到像新诗一样灵动、鲜活的思想与形象。新诗与古体诗的这种互动，应当是中国诗歌发展的动力。所以我们要感谢先生这种勇敢的尝试。

匆匆读了何宙先生的诗集，有了上边这样一些感想，写出来，算是交给先生的一份答卷，对与不对，还得请先生和读者裁定。

2012年9月22日于邵阳学院李子园无求斋之南窗

注：本文作者系湖南文史馆员、邵阳学院文学教授、省诗词协会常务理事、邵阳诗词协会名誉会长、民盟邵阳市委名誉主委、原省政协常委、市政协副主席。

老树新枝——我这有生之年 ——代序《诗词并译诗集》

何 宙

石山一树展丰姿，盛春辉，正当时。岂料无情，
雷雳似刀劈。从此秃光年月久，难恢复，枉相思。

星移斗转待时机。乍发枝，绣花丝；喜在眉头，
难得事如斯。但见月明星际布，仰北斗，赋新辞。

（调寄《江城子》）

高峻的山石区，地名石王村，这是我的出生地，
1929年正月23日我呱呱坠地。这时是大革命前后，
正当毛泽东、周恩来等革命者轰轰烈烈之时，我还在
听摇篮曲，作婴儿梦。想自己一生虽无他们那样雄心
壮志，也曾想有所作为，可一生潦倒不堪，只能归结
于时代有别、命运不同罢了。

我那村是个大村落，百多户人家，极大多数是苦
农民；我家是数一数二的大户，即所谓地主。祖传虽
无一官半职，也称不上书香门第，但我父亲却看重我
读书，未正式上学，就叫我（四五岁时）读了唯一的两
本书。一本是《五言鉴》：“乾坤初开张，天地人三
王。……五行生万物，六合运三光。……”另一本是
《孙子兵法》。“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

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两本书基本读得烂熟，可他再没叫我读另外的书。其实我的祖父遗留一个书柜，在堂屋角落。我后来好奇打开翻看，满满一柜子线装土纸书，有不少书虫蛀。不用说有四书五经；可奇的还有五花八门的杂类书，诸如“三国”、“水浒”、“西游”等等各类小说一、二十种；更奇的有精装洋蜡纸型的《石头记》一册有十几本，并有脂评，可后来都被抄家毁掉，诚为可惜。

父亲叫我读那样两本书，其用意且不管它。而我一个堂老兄，与我父年纪上下，由于两家贫富悬殊，很少来往。但他对我颇亲善。从他门边过，总叫我进屋看书讲文。他的儿子比我小一点。别看他窘困，却满腹诗书；他当然很看重儿子，叫儿读《论语》。“子曰：学而时习之……”常听到他的读书声。他叫儿子作诗，唱龙灯歌，所以正月农村耍“龙灯”，少不了他们父子“掌灯”。他的儿后来与我常来常往，近几年我俩都入了新邵白云诗社，诗词交往频繁，可惜前年先我辞世。另一个小时的朋友是帮我家的女工叫戴嫂子的儿子，他家当然很穷，父亲出外当兵，一直未归，杳无音信，家里就是寡母帮工为生。他就住在我屋后，所以他母亲经常在我家，他也跟着常来。大一点（也不过六七岁）就少来了，但在屋后我俩常会面，他多在屋后种菜拔草或松土。他在农作方面常叫我怎样做才生

长得好，瓜才结得大；还带我到浅溪石隙翻螃蟹，到池塘边用麻布旧帐子做成一米见方用两块小竹蔑做弓形撑四角象罟形的小网叫阵子，阵小鱼。他都很在行；但自叹他没能读书。我说跟我读罢？他说那怎么行。我一想确有难处，说，去上学吧，我哥哥是校长，叫他不收你的钱。后来跟父母说明此事，叫父母嘱咐哥哥学校不收他的学费和书杂费。他比我还大一岁。“你已年大了，学我的样，跳过一二年，那两年级很容易，从三四年级读起罢”。他说：“你当然容易，原在家父亲就叫你读了许多书……”，我说：“你比我还聪明懂事，又勤劳定认真好学，我给你补课绝对没问题。”于是他照我说的在小学毕了业。解放后，他参了军，在部队成了文化兵，当了文书，一直与我通信来往，后退役回家在新邵水泥厂当管理，可惜去年也与世长辞。

我是家里的满崽，所谓满崽，即最后一个。不用说非常看重，娇生惯养。不过，我以为我并不自骄恃宠，我自认从小就比较能吃苦耐劳好学。我进学校，年级已不小，原是从三四岁起在家父亲教读，几乎所有书中的字都认识，所以进校就跳过一二年级读三四年级也赶得上，并且是班上数一数二。再说我从小体弱多病，在我无知时，就出天花坏了右眼；后又生肺病大感冒几乎从死神那儿回转，在病床上(家里)几个月。记得我的舅父都特意来看望我，安慰我，无限叹息地

念给我听两句诗对句：“有病方知无病好，下山仍感上山难。”

说起舅父，不论读书和学诗习字都受他的影响。逢年过节，母亲常带我去外婆家（即舅父家）一住十日半月。每至晚饭后，大家围坐客厅内，要舅父讲故事，讲《聊斋》、《西游》等，还讲诗词故事，比如说解缙小时出口成章，母亲叫他早起扫一扫堂屋及其阶级，他随口说：“打扫堂前地”，母亲又叫他到屋后开鸡笼，他又口吐“放出笼内鸡”，母亲嗔他：“叫你做事，你却吟诗！”他又吟出：“分明是说话，却说我吟诗”。再如乾隆见雪景，随口吟道：“一片一片又一片，两片三片四五片，六片七片八九片……”却没下文了，刘墉在一旁顺便补上“飞入芦花皆不见。”又如一秀才出游即景之数字诗：“一望二三里，烟村四五家，门前六七树，八九十枝花。”难怪母亲也会讲这一类故事，是有祖传的，据说外公就是诗书传家。母亲曾爱说苏小妹三难新郎，曾随口出对“双手推开窗外月”，新郎哑口对不上，不敢入洞户，幸亏苏轼用石子丢进水缸，提示新郎才对上“一石击破水中天”。母亲和姐姐我真佩服她们。没上过学，却能识字看故事小说。比如母亲带着姐姐常两人合看和述说《三才子玉娇梨》、《四才子书平山冷燕》，还有《梁祝》，《珍珠塔》：甚至《京调大观》中戏文唱词，她们随口唱出。比如《四郎探